



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作品选
季栋梁中短篇小说选

吼 夜

季栋梁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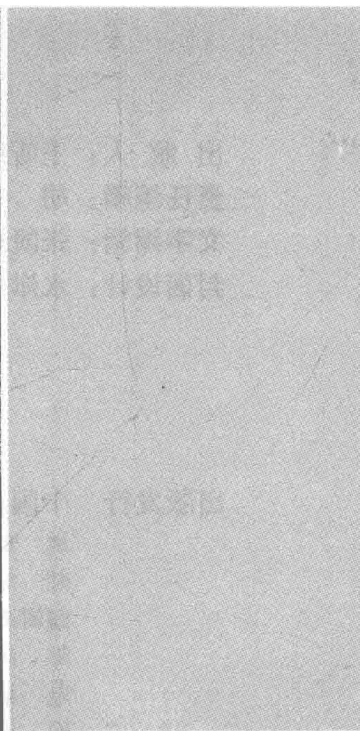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

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作品选
季栋梁中短篇小说选

吼 夜

季栋梁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吼夜：季栋梁中短篇小说选 / 季栋梁著. -- 北京：
中国言实出版社，2016.9
ISBN 978-7-5171-2011-7

I. ①吼… II. ①季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34337 号

出 版 人：王昕朋
责任编辑：胡 明
文字编辑：张凯琳
封面设计：水岸风创意文化 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：100101

编辑部：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

邮 编：100088

电 话：64924853（总编室） 64924716（发行部）

网 址：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16.25 印张

字 数 230 千字

定 价 40.00 元 ISBN 978-7-5171-2011-7

目录

小事情 /1

吼夜 /16

军马祭 /27

只有一种鸟的鸟群 /41

西海固其实离我们很近 /54

追寻英雄的妻子 /64

塔吊 /75

麦戏 /93

我该怎么办 /107

例假案例 /125

晚年 /169

绑架 /211

小事情

坐牢

福根坐在大门口看着天空。天空有几朵闲云，一会儿羊一会儿狼地变幻着，似乎有意和人玩耍，没有一点儿雨样。

大门口的那棵杨树叶子卷得像雨槽，灰蒙蒙的，风掠过时发出金属的声音，像有人心里督乱敲着碎犁铧。

远处的秦山河谷赤彤彤的，像着了火一般，在阳光下十分刺眼。

福根揉揉两眼，觉得眼睛生疼生疼的。

“日他妈。”福根这样骂了一句，又骂了一句。他吃了一锅子烟后，看到了饮牲口的时候，便将烟锅收了起来别在腰里。

福根赶着驴去驮水。到了窖口见窖口有狼藉的鞋印。鞋印上纳着很好看的蛇抱九蛋图样。再看看窖口有湿坨，他心里仿佛给人揪了一把。这三天，日头像炭火一样，烤得驴毛都一层层地掉哩，昨日的水痕怎么也不会湿到今天，再说他打水小心得像打油，咋会把水洒成这样？他爬在窖口一看，锁子是给人撬过了。狗日的用了啥家伙撬的，水泥沿子都撬坏了。他扑通地瘫坐在窖口，浑身无力。他从腰里取下烟锅又吃了一锅子烟。然后取过斗子，放下窖去，一直放到窖底，一量却让他出了一身虚汗，他的水整整下去了一尺一寸五。在这缺水的日子，他每天驮水都要量一量窖里的水。他心里好不后悔，婆姨说这几天许多人家的窖都干了，会有偷水的，

让他晚上守水。他撒了个懒，说不咋的，窖口是水泥做的，锁子又大，可是现在……他霍地站起来，踏踪追找，就这样一直找到了旦子家。

来到旦子家门口，福根停下脚步，他想旦子要是不承认，自己该咋说呢？旦子是一条道走到黑的人。不进去咋都不行，那是一尺一寸五的水呢！

旦子也正坐在院子里眯着眼睛，看远天那几朵闲云一会儿羊一会狼地变幻着，一会儿又像一群狗在乱追乱咬。旦子心里想狗日的云是下雨的东西，现在却在哪儿耍哩。这时间福根的影子就直直地戮到了他跟前。他没有抬头看，他知道是福根，心里一阵发虚。

福根手里提着根杨木棒子，是从旦子家的院墙根拔下来的。旦子怕猪拱墙根，在院墙根栽了些木棒，猪一拱就拱到棒子上去了。

“狗日的，你偷了我家的水！”

福根说。他的影子完全遮盖了旦子。

旦子的眼前出现了短暂的黑暗。他抬起头来，他的眼睛在毒裂的日头下有些模糊，两个眼眵兑有两疙瘩洁白的眼屎，十分刺眼。他挤巴挤巴眼睛说：“你别赖人，我偷了你家的水你有啥证据？”

“你狗日的别装蒜，我赖你？我把脚踪打到你家来了。”

福根这么说着，他用那根棍子不停地捣着干透了的地面。地面上就出现了一个个小窝窝。

旦子站了起来说：“你别赖人，我没偷。”

福根说：“你狗日的不认账？”

旦子眯着眼睛说：“我没偷为啥要认账？这世道越来越日怪了。”

福根想说你婆姨会纳蛇抱九蛋，你鞋底上总纳蛇抱九蛋，可他又想现在我要说出来，他把鞋藏起来或者扔了，不就没证据了。人要耍起赖来，人是没有办法的。他就说：“你说你没偷让老天说话吧。”

旦子就说：“让老天说话吧。”

福根盯了旦子几眼，他听到旦子说这话时底气不足，就又说：“让老天爷说话吧，老天爷说话就要人命哩。”

旦子抬头看看他说：“要就要球子，命有啥值钱的。”之后便不再没说什么，继续看天了。那闲云已经游远了。

福根觉得自己要说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可是又不知道还要说啥，想了想

便出来了。到了门口他又回过头来说：“让老天爷说话！老天爷一说话就要人命哩。”

福根回到家把水倒进缸里，喂好了驴就去找村长。

村长也在院子里眯着眼睛看那几朵闲云。在村长家看那几朵闲云时，闲云已远到了南山，什么都不像了。村长没有像他和旦子蹴在地上，村长是躺在一把红椅子上。县里有个单位来村子里扶贫，给村子的学校送来些桌椅板凳，最好的一把椅子村长留下了。

村长看看福根，福根就说：“村长，我家的水让人偷了。”

村长说：“噢。”

福根说：“是旦子干的，我把脚踪一直打到他家去了。”

村长说：“噢。”

福根说：“你是村长哩，你不能不管。”

村长说：“噢。”

福根说：“村长，你不能只是噢，现在的水是啥，你比我清楚。”

村长说：“噢。”

福根说：“你看你还是村长哩，你光噢，我的水给人偷了。”

村长往起坐了坐说：“噢，你没偷过水？”

村长把话说得很轻，轻得像出气（呼吸）一样。可他这么一说，福根的底气就开始泄了，狗日的老天爷做弄人时谁没偷过水呢？可是旦子狗日的心太黑，一下子就偷走了他一尺一寸五的水，因此他强鼓着气说：“旦子一下子就偷走了我家一尺一寸五，我也只有不到三尺水了。”

村长说：“噢，这狗日的天气。”村长说着他又眯着眼睛找那几朵闲云去了。

福根站在那里，没办法说了，一下子没了主意。福根想那是一尺一寸五的水哩，他偷水从来都没偷过人家那么多的，一尺一寸五水他一家人能吃上一个多月哩。可村长只是个“噢”。他站在村长家门口想，便明白过来，村长之所以这么说，跟前几天的事有关。前几日村长的爹死了，人家都出5块钱的礼，可是他没钱，满村子借了个苦才借了3块钱，就出了3块钱。村长一定记住了这事。

福根离开了村长家，在山头上看了一阵天，那几朵闲云也游得不见了，

天就展展像一块一色的石头了。他说我不能这么就算了。他就想到了派出所。他想我一开始就该找派出所，村长算个×，偷东西的事派出所管哩。他很后悔去找村长。在村子里的小卖部，他除了包带把的香烟。

来到派出所，他看到有两个人，也在告状。他在一旁听了听也是水被偷了。

派出所里有两个公安，福根拆开了烟递了根过去，可那两人没接。他就有点儿手足无措。

一个公安说：“这狗日的天旱得，到处是偷水的，得处理一下，小事弄成大事哩。”

于是两个公安穿好服装一个跟那人走了，一个就跟福根来了。

公安骑了摩托捎着福根来到了村子里。福根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还因此坐了一回摩托。看着这个公安也就二十三四的样子，心里想人家把人活得，人家家里一定不愁吃水了。因此心里就有些说不出的滋味。

福根领着公安先在窖上看了现场，又顺着那脚踪找到了旦子家。

旦子想着福根大不了叫村长来，能咋样？可是他没有想到福根直接叫了公安来了。摩托声响到院子里来的时候，他心里就一阵乱动。他在院子里转来转去，想找个地方躲起来，可是却又不知道要躲到哪里去，这时间福根就带着公安进了院子。

公安看看旦子说：“你就是旦子？”

旦子一时间没反应过来，他还在想着要躲起来的事。村里有句俗话：宁去地府阎罗殿，不和公安打照面。没好事。

福根说：“你没听见？公安同志问你哩。”

旦子忙说：“我是我是。”

公安说：“你偷了福根家的水？”

旦子说：“我……没……偷。”

旦子本想把话说得硬气一点，可是他没有想到话说出来却成了这个样子，结巴不说，还软不拉达的，像是放了一个很没味道的屁一般。

公安说：“把你家的鞋拿出来。”

旦子进去抱出一堆鞋来。

福根和公安翻了许久，却没翻出几双鞋底上有蛇抱九蛋图样的鞋来。

公安看看福根，福根脸上出了一层汗，他说：“他一定把鞋藏起来了。”

公安说：“那我们进去找找。”

旦子把在门上说：“我家的鞋都在这里，连我婆姨脚上穿的都扒下来了。”

旦子这么说着，婆姨就从屋里走了出来，果然净着两只脚。

公安说：“让开，别阻拦我办案，小心我把你铐起来。”说着扬扬手中明晃晃的铐子，一把扯开了旦子。

公安和福根进了旦子的家，他们就用不着再找那双鞋了，因为摆在他们面前的全是水，大小12个缸和所有的盆盆罐罐都盛着水。静静的水映着从窑门口进来的阳光，把整个窑洞照耀得金碧辉煌。

公安没有见过这么光亮的水。他有些发呆。

福根爬在水跟前激动地说：“这是我家的水，这是我家的水。”

公安想了想走到旦子跟前说：“你还有啥话说？”

旦子蹶在地上把头埋到两腿之间，福根说：“你别装，你狗日的心太黑了。”

公安说：“偷东西是要坐牢的。”

福根说：“你说咋办吧。”

旦子不说话，旦子抬起头看天。

公安说：“那就赔吧。”

福根说：“咋赔，水没价，值钱的时候有钱买不上，不值钱的时候一分都不值。”

公安想了想说：“那你说咋办？”

福根没想到公安会问他这话，他说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旦子说：“你看上啥拿啥吧。”

公安说：“那就这么办了。”

福根说：“我要水，我啥都不要，我要水。”

福根的声音很大，像是一种什么夜鸟的叫声，听起来让人有些骨头发酥。

公安瞪着眼说：“这样你找我干啥，那我走了，你把他当水的吃上吧。”

公安这么一说，福根就不敢说话了，他说：“公安同志，你说咋办就咋办吧。”

旦子家没有一样东西值钱的。

公安和福根从窑里找到了院子里，没找到什么。后来公安就看到了那

只拴在树上的羊，公安就说：“那就这只羊了。”

旦子的婆姨见他们要拉走羊，立刻像只抱小鸡的母鸡横过来说：“这是我的羊，你们拉走，我就死。”

公安见这个净着脚的女人这样说话，真就没了办法，他说：“你偷了人家的水还不想赔，那就让你男人坐牢。”

旦子站起来说：“坐牢就不赔了？”

公安说：“坐牢就不赔了。”

旦子就说：“得坐多长时间？”

公安说：“最少也得一年。”

旦子不说话，旦子婆姨就说：“那就坐牢，管吃管喝，一年的口粮就省下了，省下的就是挣下的。”

公安说：“你们要想好，旦子好好干，有坐牢的那些时间还怕挣不回只羊来？”

旦子说：“这狗日的天气一年没下雨，把啥都晒没了，挣个屁，我坐牢。”

公安说：“你想好了。”

旦子说：“想好了。”

公安又问旦子的婆姨说：“你呢？”

旦子婆姨说：“想好了。”

公安说：“那就这样了。”说着就把铐子铐在了旦子的手上。

福根没有想到事情弄到了这个地步，他拉住公安说：“你看这事做的，你看这事做的，要不你走，我跟他们再说……”

公安黑了脸说：“你这是想做啥，耍我！”

旦子说：“没啥说的，我坐牢。”说着便径自骑到摩托上去了。

福根看着摩托出村子去了，他一下子瘫坐在山梁上。

旦子被拘留的第三天就下了场大雨，那雨大得像龙王爷的肚子烂了。K村成了一个水的世界。水村140多眼窖个个喝了个饱饱。

福根往窖里收满水回来，看着天空，心里却骂狗日的老天爷，你这不是做弄人吗？

雨一停，他立刻往派出所赶。正好那公安在。福根忙递了根烟过去，那公安没接说：“又啥事？”

福根讨好地笑着说：“这雨下得，这雨下得，旦子他……”

公安说：“旦子得拘留 15 天。”

福根说：“公安同志，你看这雨下得，能不能不拘留了？”

公安说：“你当这是你们家，想咋弄就咋弄？”

福根就无法说了，他看看公安，公安看报了，便回来了。

过了几天，旦子回来了，福根碰到旦子的时候想说点啥，可旦子像没看见他一样。

“日他妈！这事做的，这事做的。”他这么骂着想本来是准备和旦子做亲家的。

差 价

屠夫阿三眯着眼睛看日头的时候，日头就成了十来个，十来个日头，都散出好看的光圈圈来，让阿三觉得眼前的光景真好看，当他睁开眼睛看时，一切又都没有了，他说真日怪。又把眼睛眯上，又把眼睛睁开，又说真日怪。

屠夫阿三是坐在土崩崩上这样看日头的。这么看了几遍，他就站起来，在山崩崩上走来走去，边走边骂道：狗日的，还不来，再不来老子可要走了。

太阳酷烈起来了，由一块烧红的钢板，变成了烧红的针。一下一下往肉里扎，汗水就顺着那被出的孔往外渗，像泉子一样。

他不停地用衣襟煽着胸前，往狼岷岷看了看，还不见陈树，狗日的跌到沟里去了吗？他并没有走，他说我为啥要走。

在崩崩上来回走了几趟，一点儿风都走不出来，他索性就躺在崩崩上唱起来：

想和三妹妹亲上个口，
背后来了哪一只狗。
拾起砖头来打狗啊，
砖头咬了我的手啊！
.....

阿三眯着眼睛正唱着，就觉得耳朵里痒痒的。他用小手指头剜了剜。继续眯着眼睛看着日头唱，耳朵又痒了起来。他再去剜，手却碰到了一根狗尾巴草，他睁开眼睛一看，是陈树。就坐了起来说：“我当你不来了，我都要走了。”

“走就走了，日能的。”陈树说着坐了下来。

“说了？”

“说了。”

“咋样？”

“她敢咋样？！”

屠夫阿三就从牛仔裤口袋里掏出一盒“金驼”烟来，递给陈树一根，自己点了一根，吃了两口，他依然眯着眼睛看日头，看着看着他说：“你把眼睛眯起来看日头，有好些个日头哩。”

陈树就把眼睛眯起来看。看了一会儿他说：“球，就一个日头。”

屠夫阿三眯着眼睛看着日头说：“你眼睛有问题，明明几个你说一个。”

陈树眯着眼睛看着日头说：“明明一个，你说几个，你眼睛才有问题哩。”

屠夫阿三说：“眯起眼睛就是几个哩，你说一个，还说我眼睛有问题。”

陈树说：“把一个日头看成几个还说别人眼睛有问题，也不怕人笑话。”

他们说着就不看日头了，陈树在地上抠土，抠了一个很深的壕壕，他抬起头来的时候，就想起来了，就说：“你得找我些钱才对。”

屠夫阿三睁开了眯着的眼睛，盯着陈树说：“你说啥？”因为看太阳看得时间有些长，他眼前的陈树就有些模糊。

陈树说：“你得找我些钱才对。”

屠夫阿三说：“我找你些钱才对？找你些钱才对？对啥对！”

陈树说：“你妹妹一只眼，我妹妹两只眼。”

屠夫阿三说：“两只眼睛一只眼睛都一样，能看着就行，我还嫌多长了一只眼哩。”

陈树说：“不一样，就是不一样，要不人生来为啥就两只眼睛不生一只眼睛呢？”

屠夫阿三看看陈树，陈树没有让步的意思，他就站起来在走。陈树就说：“你得给我补点，不补我吃亏哩。”

屠夫阿三又递了一根“金驼”过去说：“咱都是亲戚了，还这么说。”

陈树说：“亲戚是亲戚，钱是钱。这不一样。”

屠夫阿三说：“我不补，我妹妹就是少了一只眼睛，其他和别的女人一模一样，啥都不少。”

陈树说：“少一只眼睛就是少，你得补差价，就是到了集市上也是这个理，你一只眼的牛不找差价能换两只眼的牛吗？”

屠夫阿三不想再说了，就走。

妹妹的眼睛是他小时候玩射箭射瞎的，那时候他们都把柳树枝弯起来，把废了的胶轮车子内胎铰一条子下来拴在两头，折一支茭茭在一头插一根针，射箭。后来他就把箭射进妹妹的眼睛里。那时间他挨了爹一顿打，但他没有想到更大的灾难在这里等着他。

陈树说：“你走就走吧，不换就算了，我去找着换两只眼睛的女人。”

屠夫阿三听得这话就停了下来，不换咋行呢，他又回过头来。这时间他看到了远处的一群羊，看到羊群他就想起前些天的事来。

前些天他去集上杀猪，回来时和村子里打背斗买背斗的王羔子走到一块儿，他们骗着骗着，王羔子说前天我看件好事哩。他说问什么好事，王羔子就说：“小菊和另一个男人正好着呢，我在山顶上放羊，他们就在一个山沟沟里，看得好鲜好鲜。”

他就问：“脱裤子了没？”

王羔子说：“他们抱在一块儿。”

他就放心了，只要裤子没脱，再啥事都不是个啥事。他不想再听王羔子说啥了。

王羔子却又说：“后来他们就躺下去了。”

他又忍不住了问：“躺下去以后呢？”

王羔子说：“他们互相摸。”

他又问：“他们怎么摸？”

王羔子说：“咋说呢，反正是摸，到处都摸。”

他有点儿紧张地说：“到处都摸后来呢？”

王羔子说：“后来他们嘴对着嘴，和电影里的一样。”

他又问：“嘴对着嘴后来呢？”

王羔子叹了一口气说：“没有后来了。”

他真正急了说：“咋会没有后来呢？”

王羔子说：“真的没有后来了。”

他急了一把就拉住了王羔子说：“咋会没有后来呢？”

王羔子说：“后来我的羊跑到庄稼地里去了。”

他问：“那男人是谁？”

王羔子说：“这我不能说。”

他想到这里就对陈树说：“你妹妹和人好过，可我妹妹却是正正经经的，从没惹过骚，这我都不说。”

陈树说：“你见着了？”

屠夫阿三说：“我没见着，可有人见着了。”

陈树说：“谁见着了？”

屠夫阿三不能说出人来，就说：“反正有人看见了，你妹妹和一个男人在后沟里。”

陈树说：“你连人都不敢往出献？”

屠夫阿三说：“反正有人看见了，你妹妹和一个男人在后沟里抱在一起，还摸。”

陈树说：“我妹妹肚子大了？”

屠夫阿三说：“我咋知道。”

陈树说：“那你还说啥？”

屠夫阿三没说的了，就蹶在地上吃烟，后来他说：“咱扯平算了，我不说你妹妹和人好过，你也别说我妹妹一只眼。”

陈树说：“不行，你得给我补点，不补点我吃亏哩。”

屠夫阿三盯着陈树看了看说：“你要多少补头？”

陈树想了想说：“咱结了亲就是一家了，就五百吧。”

屠夫阿三从地上蹦了起来说：“一只眼睛就五百！”他在地上走了几步又说：“一只眼睛五百？你说胡话哩。”

陈树说：“要是再啥还可以少点，眼睛就在脸上，人一抬眼就看见了，看见了就老觉得不好受。”

屠夫阿三说：“看惯了就好了，我一开头看着也觉得别扭。”

陈树说：“我看不惯，再说别人会笑话我，说我两只眼睛换了一只眼睛却啥也没占上。”

屠夫阿三想了想说：“五百太多了，二百。”

陈树就说：“你也别说二百，四百。”

屠夫阿三说：“不行，我杀一年猪才挣几个钱，二百五，再多一分钱我都不出了，成了成，不成了就算球了。”

陈树就眯着眼睛看日头，这时候他看日头真成了好几个了，他就说：“成，但过门那天你得把钱带来，没钱我可不给人。”

他看了看屠夫阿三又说：“咱都是好亲戚，莫为这事失了和气。”

屠夫阿三说：“行。”

屠夫阿三答应了，他想起女人，想起女人的肉肉。他心里说就当个亏吃吧，亏吃下去都是福哩。

陈树和屠夫阿三又坐在那土梁上吃起烟来，他们边吃烟边眯着眼睛看日头。

陈树眯着眼说：“这下我看出来了是六个，不，是七个。”

屠夫阿三眯着眼说：“五个。”

陈树眯着眼说：“七个。”

屠夫阿三眯着眼说：“五个。”

他们这么说着，那日头就有好几个在他们的眼前起起落落。

牛 万

牛万睡在炕上，他很想睡着，可是他睡不着，他一闲就想起这事。地里没活了，心里活就多了。

婆姨睡得很闲，在炕上摆得展展的，像雨天里枝叶舒展的树叶一样。

“日他妈，拾了块烂铁打了个镰，心闲做了个心不闲。”

他坐了起来，从脖子里摸出一个虱子来挤了。对着指甲唾口唾沫，把指甲在衣服上蹭了蹭，跳下炕趿着鞋就走。

他蹴在院子里，手不停地在院子里抠着，他心不闲，手就闲不住。他的手像犁地一样在地上抠。

“日他妈，要想心闲，就得把心里的活儿做了。”

“我得找他程旺去。”他说。

“我得找他狗日的去。”

说着他站起身来就走。

地上留下他用指头抠出来的横横竖竖的沟沟道道。阳光就顺着那些沟沟道道流着，水一样。他刚刚蹠在这里的时候，那沟沟道道里全是阴凉。

牛万顺着山走，程旺住在半山上。

牛万来到程旺的院子里，听到程旺在唱秦腔，就心里骂：“你狗日的好心情，你唱，有你唱不出来的时候。”

这么说着他就走进了程旺的院子里。

程旺坐在院子中央，跷着二郎腿，嘴里咬着烟锅，像一张犁。他的面前是铺开的茱茱，打了一半的背斗底子，活像一张喜蛛蛛网正往下织着。

“程旺，疤疤头不还我那100块钱。”他说。他觉得自己的声音还不够威。“他总说过些日子，可这都一年多了。”他声音大了许多。

“有人给我说疤疤头说他根本就不想还，他有钱，还拿着钱在人面前晃晃。”他觉得他声音够大的够威的了。

程旺看都不看他，他咳出一口浓浓痰来，扑地吐向不远处的鸡。

那鸡便立刻将那痰扯进肚子里去。

他又蹠在那网上像只老奸巨猾的蜘蛛开始编织。

“那是你的事。”他说。

“你找疤疤头去。”

“我拿你的钱了，你左手给我了还是右手给我了？”

“扑——”，他又吐出一口痰来。那鸡又扯了进去。

“我找了，他总是说过些日子。”

“过些日子就过些日子，你急啥？我借他钱要了5年。”

“可这都一年多了。”

“你又不急着使钱。”

“可他抽过滤嘴烟，那天我找他他还喝酒吃肉，像过大年一样。”

“那你也一抽过滤嘴，也吃肉喝酒过大年呀，谁拦你？”

“人要是那么过日子，日子就快到头了。”

“那你找我干啥，我又不是你儿子，又不是你老子。”

“可借钱时你说借给他，他回去就还你，我才借给他的。”

“我说了？”

“你咋没说，你说你借给他，他回去就给你还。”

“我叫你吃屎你吃不？”

牛万傻了眼，他没想到程旺这么说话，就说：“你这么说话，你看你这话说的。”他觉得已经没有说的了，他都这么说话了。

“你看你，这么说话？！”

走到门口他回过头来又说。

一年前，他去赶集。他家里有三只山羊，抠了一斤绒。当时好没啥急用，只是听说绒价好，就想卖了去。到集上就卖了105块钱。钱刚刚数过，还没装进里面的衣袋里，程旺和疤疤头就走了过来。

疤疤头掏出过滤嘴烟来递给他一根，他没想到疤疤头会递给他烟，疤疤头从来都没递烟给他过，他接得有些慌乱。

之后疤疤头就说：“绒卖掉了？”

“卖掉了。”

“那把钱借我转个手。”

他没有言语，看看程旺。程旺也抽着疤疤头的过滤嘴，说：“借他转个手，他回去就还你。”

“我回去就还你。”

他就没了说的，便把钱借了疤疤头。

过了几天，他就去找疤疤头。疤疤头说：“过几天。”

后来他一找他就说：“过些天。”

“日他妈，我那天不抽他那支烟就好了，我就不借他钱了。”他从程旺家出来坐在山坡上说。

“抽了人家的烟你就不能不借给人家钱，不借那像个啥？”他说。

人有时候就得这样，人就是人。

“日他妈我得找他去。”

疤疤头住在一块平地。从他家走疤疤头家总要爬过一座山，他这一年多来不知爬了多少趟。他爬一次总说这次他不会再说过去些日子了吧，可疤